

跟我的前妻

Fall in love with my ex-wife

谈恋爱

李唯 | 著



跟我的前妻 谈恋爱

Fall in love with my ex-wife

李唯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我的前妻谈恋爱/李唯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06-9137-2

I. ①跟...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3076号

责任编辑 曾玉立

平面设计 张清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邮编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84039659

编辑部 010-64010309

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700×1000 1/16

印张 23.25

插页 2

字数 350千字

版次 2010年2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0年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34.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第1章

马勇是一离婚之人。马勇离异之后又找了一个对象谈着,叫赵慧。赵慧漂亮又能干,而且是妇联的干部。如果说社会各阶层的分布是一棵从上到下的树,作为国家机关的妇联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是长在高处的树丫,何况妇联还是妇女的领袖,在妇女界地位崇高,马勇能把妇联拿下,把妇联给办了,有一种自豪的得意。这一日,太阳红得很好,国家和人民也都很好,马勇的心情也很好,于是就兴趣高涨地把赵慧约到了自己住的屋子来。赵慧来了之后,马勇急切地想和赵慧办事,但赵慧不同意。赵慧不同意的理由是:现在窗外艳阳高照,正是上班时间,同志们都在为工作忙碌着,我们两个怎么能在哪儿那个呢?不像话!赵慧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干部。赵慧最后只同意穿着衣服和马勇在床上躺一会儿,亲热一小下,这还是因为马勇下乡去采访,去了有半个多月,俩人许久不见了,才破例在上班期间出来让马勇啃两口,算是工作中间休息,做了一把工间操吧。马勇无奈,只好隔着衣服和赵慧在床上腻乎。

马勇躺在床上,却并不老实,他盯着赵慧的脖颈处,突然面露惊慌,喊道:“哎哟!”这一声喊得屋里的空气都颤颤悠悠的。依偎在马勇怀里的赵慧理所当然地吓了一跳,她也叫起来:“怎么了?!怎么了?!”马勇说:“有个老大的虫子从你衣领里钻进去了!这虫子真色情啊,看,它直奔你的青藏高原去了!这虫子绝对是个男的!快快,我给你掏出来!”说着,他就去解了赵慧的衣扣,而后手就朝赵慧胸前的突起处伸去。赵慧醒悟过来,一掌打掉马勇猴上来的手,喝道:“干吗?那虫子怕就是你吧?是你想钻进来吧?”马勇被揭穿,却并不显出歉意来,嬉皮笑脸地说:“你们妇联真是火眼金睛啊,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坏男人。”赵慧又嗔道:“对,一眼就看出你是坏人,你是最坏的人。”她坚决地把马勇的手拿开,放在他自己

的胸脯上,让他去摸他自己,“你这是四川盆地。”赵慧也调侃地说。

马勇首战失利,但他毫不气馁也不生气,相反,马勇是喜欢女人有些把持的,一把就拿下的女人没什么劲儿。马勇的名言是:螃蟹就是要一点一点慢慢吃的,那才叫海鲜!马勇亲昵地贴近赵慧,把声调拉成了蜜糖音:“慧慧,我下乡采访,有半个月咱俩没见了,我特想你,我想你都想出胃窦炎来了——”赵慧打断他,说:“马勇,一听你就是满嘴跑火车,没一句真话,想人怎么能想出胃窦炎来呢?”马勇一脸真诚地说:“真的!我想你都想得吃不下饭,就像民歌里唱的:想你想你真想你,三天我吃了一粒米。你想,三天才吃了一粒米,那能不得胃窦炎吗?”赵慧扑哧一声笑了。这就是马勇的本事,他常常能让严肃认真的赵慧忍俊不禁地笑起来,这也是赵慧喜欢马勇的地方。赵慧笑着说:“马勇你就会哄我。”马勇于是乘机更亲昵地贴近赵慧,手更是乘机向刚才偷袭未遂的地方再次伸去,说:“慧慧,咱们来劳动一下吧。”赵慧警惕地捉住了马勇的手:“别动!你说清楚,劳动什么?”马勇赖皮地冲赵慧笑:“就是做做四肢运动,劳动一下嘛。”他还比画了一个姿势,那姿势很像螃蟹乱爬。赵慧绷住笑,正色地说:“不行。我已经说了,大白天的,大家都在工作,你想什么呢?你思想真是成问题。”马勇央求地说:“我们报社的老王同志思想好,可他有五个孩子,他那孩子肯定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所以说思想好的同志也是要劳动的嘛,你说对不对?慧慧,求求你了,咱俩来劳动吧,劳动是光荣的!”赵慧又让马勇逗得笑,她有些犹豫了,一瞬间她想和马勇来一下算了,但她转念一想,最后还是拒绝了马勇,说:“不行。大白天的,我不习惯。大白天做我有心理障碍。”她又一次把马勇的手放回他的胸脯上,让他去摸他自己的“四川盆地”。

马勇二战又告负,他依旧不气馁也不生气,一转眼的工夫,他从兜里掏出个物件朝赵慧晃悠着,说:“当哩个当!慧慧,你看!”

赵慧看不明白那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马勇说:“眼罩。”

赵慧更不明白了:“你弄个眼罩来干什么呀?你从哪弄来的这么个玩意儿?”

马勇说:“我这次到山区农村采访,看到驴拉磨,那拉磨的驴全戴眼罩,戴上就分不清白天黑夜,就一个劲地干活,我就替你要了一个来。来来,你也戴上。你戴上天也就黑了,心理障碍也就没了。”

赵慧愤然地叫起来:“好呀,马勇你把我当驴啊!”

马勇却是一脸冤屈,也叫道:“哪里!我这是爱你!我是觉得,你们妇联,那是多好的同志啊!只要太阳还没落山,那满脑子想的都是革命的工作,一点都没想过要那个!可我是多想能让你们在工作中间放松一下啊,你们太累了,祖国也希望你们能够放松一下啊!为了能让你解除心理障碍来放松一下,我连这动物世界的招儿我都用上了,我是因为爱你我才这样做的啊,同志!”

赵慧又咯咯地笑了,笑得喷饭,笑道:“马勇你真能瞎掰!你想那个你就说你想那个呗,你瞎扯什么革命啊、祖国啊,你真能胡说八道啊你这个二流子!”

马勇就像个二流子一样赖皮地笑,乘机给赵慧戴上眼罩,说:“同志,咱们行动吧!”

赵慧依旧拒绝。但她此时的拒绝已像一团棉花一样地绵软,她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她不,说她还是不干,但这与其说是拒绝还莫如说是撒娇了。后来在马勇连续不断地亲吻和啃咬之下,她连这表面上的嘟嘟囔囔的拒绝也没有了,吱哼一下就钻进马勇的怀里去,贴紧了他,娇嗔地说:“马勇,我跟你谈恋爱以来我都学坏了!”马勇紧着忙乎地去脱赵慧的衣服,嘴里说道:“就是要让妇联的同志学坏,就是要让妇联的同志学坏……”

就在马勇在卧室里火急火燎脱下赵慧衣服的时候,他的前妻俞晓红已经打开房门来到了卧室外面的客厅里,俞晓红有房子的钥匙。俞晓红是来拿她的鞋的。俞晓红和马勇离婚后住到了她姐姐家去,但她的鞋和一些衣物还放在这里,隔三差五就会回来取用。俞晓红对马勇的解释是:她姐姐家的壁橱和鞋柜都满了,暂时放不下这些东西。而马勇认为俞晓红这是狡辩,是成心,真要想放,那么大个家,哪还能找不到个地方塞下这鞋呀袜的?马勇认为离婚后的俞晓红纯属心理变态,她就是成心不想让他马勇舒服和痛快了。

俞晓红用钥匙开了门径直走进客厅,径直走向墙角,拉开墙上的一扇门,门后是镶嵌在墙上的一个挺大的鞋柜,里面放满了一双双盛在一只只鞋盒子里的鞋子,堆积如山。现在中国尤其是都市妇女的集体特征之一就是鞋多,除过截肢的,每个女人即使没有百八十双鞋也有几十双鞋,中国富裕起来的象征之一就是体现在这些中华女儿脚丫子上,所以俞晓红的鞋柜里就是这波澜壮阔的一大堆中国富了的证明。俞晓红一

面在码放得密密麻麻的鞋柜里翻找着她今天想穿的鞋,那是一双黄色的带祥儿的皮凉鞋,一面高腔地叫了一声:“马勇!”她这是跟马勇打个招呼告知一声她来了。俞晓红还一点都不知道马勇此时正在卧室里把一名妇女按将在床上。俞晓红喊过之后没有听见有回应传来,见马勇并没有回答她,便一面继续翻找着鞋,一面又笑着高声说:“马勇,你是睡着了还是心肌梗死过去了,没法说话?”俞晓红和马勇这对冤家夫妻,说话历来就是这样的浑不吝,且彼此出言都犀利无比,一张口都恨不得把对方拿话戳死。

卧室里,马勇和赵慧正惊吓地从床上翻身坐起来。赵慧这时已让马勇扒得上身全裸赤着,胸前波澜壮阔的“青藏高原”沐浴在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下。马勇急忙给赵慧裹上毛巾被,遮掩住她。赵慧裹着毛巾被依旧吓得瑟瑟发抖,一时不知所措,戴着的眼罩也忘了要取下来。马勇低声地宽慰她:“没事,是我前妻,我去看看,让她赶紧走!”他穿一条小三角短裤情急地翻身下床。赵慧回过神来,皱着眉头极小声地抱怨道:“你前妻……她怎么这么说话啊!”马勇说:“嗨,她就这么个品种。要不我怎么跟她离呢。宝贝你等着我啊。”他拖鞋都顾不上穿,就光脚走出卧室去。

俞晓红还在头也不回地翻找着鞋,而且翻找出气来了,嘟嘟囔囔地说:“马勇,你又乱动我的鞋!我的鞋都是按次序放好的,这都让你翻乱了,你还让我怎么找?!你拿完你的鞋,你顺手把这儿整理好不行吗?你这个人就是自私,永远自私,光顾你自己……”俞晓红和马勇从过去到现在不停地在吵架,这鞋柜是其中的一个激发点,起因是马勇。马勇一是鞋少,二是乱放,他过去经常就是为了找他的鞋而把鞋柜翻得乱七八糟,跟俞晓红离婚以后更是无所顾忌,完了也不收拾。俞晓红过去一见她的宝贝鞋子像被贼偷过一样地凌乱就要跟马勇吵,讥讽之言像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尖厉地数落着马勇:“马勇你就是个农民!你就不配穿鞋,你就应该一辈子光脚踩在牛粪里!你说你本来就是农民嘛,你还非要假充斯文跑到城里来当什么记者,就像人家现在都说你们老家农村的人,硬充时尚,穿的是西装,背的是粪筐,打的是领带,种的是白菜,拿的是手机,养的是土鸡……”而马勇这时每每就会被俞晓红说急了,就会说:“俞晓红,不就一双鞋嘛,你扯上我们老家农村人干啥?你说你这人事儿不事儿啊?”而俞晓红会说:“我就这么事儿!谁让你把我的鞋翻乱了也不收拾?”而马勇就会骂她:“真他妈是个事儿妈!”而俞晓红就会反击:“马勇你嘴巴放干净点啊!你嫌我事儿妈你当初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你当初为什

么不找你们村里的张桂兰刘桂花去？”然后马勇就会冷笑地说：“那是我当初感冒我却吃了避孕药，我糊涂了，我吃错药了！”然后俞晓红会痛恨地说：“马勇你说这话真无耻！你臭德行！”然后马勇会说：“胡长清德行好你跟他过去，可惜他让我们伟大的祖国枪毙了。俞晓红你要想重新嫁人，记着临走别忘了带上你的太太口服液，你内分泌不太好！”然后俞晓红会无比痛恨地说：“马勇你真是无耻至极……”再然后俩人就会吵得天翻地覆，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若干日内俩人不说话，同时若干日内俩人不再同床过性生活。就这样一直吵到了离婚。离婚之后为了这鞋子还在吵。

但马勇这次没有和俞晓红吵，因为赵慧在，而且还光着身子等他哩。于是马勇从卧室里出来，站在俞晓红的身后，听着她嚷嚷，压着火气说：“你嚷什么？你别嚷行吗？”

俞晓红闻声一回头，看见马勇穿个小裤头站在那里，裆部鼓突出来一块，俞晓红过去也是看惯了的，但此时她皱着眉头道：“哎，哎，我说兄弟啊，你遮着点儿，遮着点儿！咱们俩人已经离婚了，已经不是夫妻了，你再这样就是调戏妇女，就是对我进行性骚扰！”

马勇低头一看自己的样儿，醒悟过来，也有些不大自然，他急忙四下看，想找件衣物穿上，但客厅里没有什么衣物，他看见餐桌上铺着的花格餐桌布，连忙扯过来系在腰间，这使他就像个苏格兰人。马勇系好后对俞晓红说：“这行了吧？”

俞晓红一看，咯咯地笑了，说：“行，像本·拉登的部下，基地组织分子。”

马勇则不笑，板着脸道：“找着你的鞋了吗？找着了就请忙你的去吧，你老人家挺忙的。”

俞晓红偏不着急，她偏要慢悠悠地寻找着，说：“你急什么，你让我慢慢找呗。再说你把我的鞋翻这么乱，我一时半会儿怎么找得着！你屋里藏着什么呀，你着急要撵我走？”

马勇无可奈何，皱着眉咬着牙，叉着腰瞪眼站在俞晓红身后，且不时焦急地回身看卧室的门，他担心那里面的赵慧。卧室里，赵慧仍旧坐在床上裹着毛巾被，她已经摘下了眼罩，眼罩一端的系绳挂在一只耳朵上，她紧张得都顾不上全取下来，就这么晃晃荡荡地吊在下巴颏上，紧张慌乱地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唯恐俞晓红一下就推门进来。

俞晓红此时还丝毫没有想到要进卧室里来，她还丝毫没有想到卧室里还躺着另外一个女人，她的注意力完全还在她的鞋子上。又过了好一

会儿，俞晓红终于找着了她要穿的鞋，拿在手里，她却又开始骂马勇：“马勇你说你浑蛋不浑蛋，我就是去商场现买双鞋我这阵儿都早买回来了，你耽误我这半天工夫！”马勇则顾不上反唇相讥，赶忙过来拽她，往门口拽，说：“好，好，奶奶，找着了就请赶紧走，多保重啊，不送。”俞晓红却挣脱开马勇，道：“你干吗？！我还得把这儿整理好啊，你看这乱的！而且，我把这儿整理好，我还得把这些鞋都打一遍油，这鞋都一个冬天没穿了，得保养。要不，马勇，等我把鞋整理好，你帮我擦一遍鞋油好吗？我一会儿得去采访。”她说着，对马勇龇牙一笑。

马勇气恼地吼道：“我给你擦点人油！”一吼之下，他系在腰间的花格餐桌布震落于地，又露出他只穿着小三角内裤的肉体来，他急忙捡起又系在腰间，重新做回了苏格兰人。他想了想，又压下火气，而且又赔上笑脸对俞晓红道：“好好，你的鞋我给你整理，等我闲了，我给你把所有的鞋都打一遍鞋油，我保证你的每一双鞋都油汪汪的像油条一样。你快走吧，啊，多谢。”马勇这样一说，俞晓红不禁怀疑起来，说：“你真这么着急撵我走啊？你卧室里，是不是还睡着个什么人？”马勇一惊，掩饰地说：“没，没有。”俞晓红就又蹲下来开始慢悠悠收拾鞋柜，说：“这不结了嘛，你急什么？你还怕我一时性起，把你拽过来把你奸污了呀？我告诉你马勇，我现在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我现在就对奥巴马有兴趣。”她又顽劣地逗弄马勇。马勇频频扭头看卧室，卧室的门依旧紧闭着，悄无声息，里面的赵慧不知道怎么样了，这让马勇焦急且又无奈，最后，他深吸一口气，心一横，对俞晓红道：“俞晓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也是人，是男人，发育，你也知道，是正常的，日子久了，时间长了，眼下，我卧室里还真睡了一个人，是……是一位妇女。”

轮到俞晓红一惊了。惊讶之后，俞晓红皱眉道：“是街上找来的小姐吧？马勇你真恶心！”

马勇辩白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是我找的对象！”

俞晓红根本不信，她冷冷一笑，不屑地说：“你就吹吧。我说我昨晚跟本·拉登一块去蹦迪了你相信吗？”

马勇说：“俞晓红你说这话儿是什么意思？你不相信我能找上对象？”

俞晓红说：“你要能找上对象，我就能跟本·拉登一块去蹦迪。像你这样的人，又懒，又脏，脾气又坏，又不体贴人，睡觉你还磨牙，磨得像汶川地震，地动山摇，除了我稀里糊涂当年让你骗了，哪个女的能看上你？你找小姐就找小姐呗，马勇你放心，怎么说咱俩也夫妻过一次，我不会到公

安局去告你，但是，马勇，我藐视你的下半身！”

马勇又让俞晓红说急了，他索性把俞晓红拉到卧室门口，朝里面喊道：“哎，亲爱的，我说，你咳嗽一声，大声点儿咳嗽，让她听听！”

马勇如此一来，俞晓红也含糊了，她甚至有点相信了，竖起耳朵听着，等着那声咳嗽。

卧室却并无半点响动传来，被门隔断的里间静悄悄的。

俞晓红鄙夷地笑了起来，说：“马勇啊，你不就是想在我面前显示你离了我你照样能找到对象嘛！你想给我显示，你想气我，你至少得真找一个来呀，你哪怕花钱真雇一个鸡来哩！马勇，你这一招儿可太拙劣了。”

马勇说：“她真的在里面！你快走吧！”

俞晓红索性抓住卧室的门把手要推门进去：“那我进去看看。”

马勇急忙拦住她：“你别进去！不方便！”

俞晓红追问道：“怎么个不方便？”

马勇噎住了，他索性无耻地一笑，说：“她，光着，像可爱的小天鹅。”

“呸，还小天鹅哩！”俞晓红朝地上啐道，而后，她转向卧室门，提高了嗓音，说：“哎，我说小天鹅呀——”

马勇又紧急地拦住她：“俞晓红你瞎嚷嚷什么！你吓着人家！你赶紧走吧你！”

俞晓红偏不走，她偏要高耸了嗓音对着卧室门继续说道：“我说小天鹅呀，你跟马勇交往你可要当心了，马勇这人，又懒，又脏，又不讲理，又不体贴人，他还特没良心，无论你对他怎么好，你对他再好都没有用！过去，我对他那么好，结果怎么样，我现在肠子都快悔青了！而且，小天鹅呀，如果有一天马勇突然对你特别好，比如说主动给你削个苹果突然特别体贴你什么的，那你就特别注意了，他那是对你别有企图，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想跟你劳动了，他想办你——”

马勇脸赤红，慌乱地急忙上前去捂俞晓红的嘴，使劲捂着，不让她再往下说。

俞晓红挣扎地掰开马勇捂住她嘴的手，她真生气了，气愤地嚷起来：“马勇你要捂死我呀！你还越演越来劲你还成真的了！真好像里面有个人似的！是不是我说的让你也觉得你自己特恶劣，你无地自容，你恼羞成怒了，所以你想杀人灭口——”她突然顿住，讶然地望着卧室的门，愣愣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赵慧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卧室门口。她衣着已经穿戴齐整，看上去已

经全然没有了刚从床上爬起来的凌乱感,那种含有色情暗示的感觉在此时是很尴尬的,赵慧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那些痕迹都抹去了,她是个很顾及自身形象的干部。赵慧看一眼马勇,而后就看着俞晓红,她本能地想礼貌地打个招呼,但还是尴尬得说不出话来,就拘谨地呆站在那里。

马勇黑着脸介绍:“赵慧,市妇联的。”他没好气地瞪了一眼俞晓红,又说:“这可不是从街上拉来的哦,你可看好了哦!”

俞晓红也很尴尬,尴尬地对赵慧说:“对,对不起,我以为屋子里没人,我是对马勇有气,想找个话碴说说他,我,我没想到,我……”她一时也不知对赵慧说什么好了。

赵慧更不知说什么好,尴尬拘束中,她匆匆对马勇道:“马勇,我先走了。”然后拉开房门匆匆离去。马勇“哎——”地叫了一声,抬脚想去追,低头一看自己只裹着餐桌布,只好先作罢,赶紧奔到卧室去穿衣服裤子。

俞晓红跟到卧室去,不无歉意地对马勇说:“马勇,对不起啊,你爱信不信,反正我真不是故意要破坏你的好事。”马勇把长裤套在他的两条光腿上,他没能成就和赵慧的好事,被俞晓红冲撞散了,心里憋了一肚子的火,冷笑一声,讥讽俞晓红道:“没什么,我这个人,又懒,又脏,又不讲理,又不体贴人,可就是有人死去活来地爱我这我也没有办法,你越这么表扬我的优点,她就愈发地爱我!昨天,我脸上这儿冒出一粉刺来,我一照镜子,说:‘哎哟,我得上医院抹点药把它除了去!这多难看啊!’她赶紧说:‘别!留着!我喜欢!’俞晓红你听听,她连我脸上长粉刺都喜欢!”俞晓红本来对马勇怀有一丝歉意,听马勇这么一说,歉意荡然无存,也冷冷一笑,反唇相讥道:“喜欢粉刺的那是蠕虫!每一颗粉刺下面都有一条蠕虫,在那儿趴着,专门热爱粉刺,你找了一虫子!不过,你这条小虫子倒是蛮年轻漂亮的。”马勇跟着也反唇相讥说:“也就一般化个人吧。不过我好些个朋友都跟我说:‘马勇,要跟你以前的爱人相比,你这回找的对象,你算是开始学会正确的审美了。’俞晓红,你不会为这么个很一般的人儿吃醋吧?”

俞晓红让马勇说气了,在吵架斗嘴中,她总是比马勇先沉不住气,说着说着就急了。俞晓红气急败坏地说:“马勇你别来劲啊!你少在我跟前得瑟!我会吃她的醋?!”

马勇笑了。马勇一占便宜就笑。马勇笑着说:“好好,你没吃醋,你就是喝了点酱油。”而后他换了严肃一些的口气又道:“咱不说这个了,咱说

正事,俞晓红,你放在我这儿的你的鞋呀,还有衣柜里你的那些衣服,你什么时候拿走啊?”

俞晓红气恨未消,瞪着眼儿道:“我就不拿走!这房子我也掏了钱的,这房子也有我一份儿!我东西就放这儿,还要随时来取,你别不耐烦!”

马勇急了,嗓门也拔了起来,高腔大噪地说:“俞晓红,我们都离婚了,你不能无限期地放在这儿了吧?!好嘛,我正……正跟我对象激情澎湃着,你不知道啥时候冷不丁儿就进来了,你吓得我——俞晓红,你这样是要把我吓出病来的,你要把我吓成太监的你知道吗?!”

俞晓红见马勇急了就又笑了,她也是一占便宜就笑,也像小孩似的,何况马勇说得还这么有趣。俞晓红咯咯地一笑,说:“那好啊,太监现在可是稀缺之物,隆重推出新中国最后一位太监:马勇同志!”

马勇说:“你少胡扯!你说正经的,你说个期限,什么时候搬走?”

俞晓红说:“等我嫁了人,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自然会搬走。”

马勇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嫁了人就得搬走!”

俞晓红说:“那当然!”

马勇说:“那你什么时候嫁人?”

俞晓红说:“也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十年八年以后,总之,兄弟啊,麻烦你先等着,啊。”俞晓红说着,又对马勇龇牙一乐,那又是吵架斗嘴占了便宜后不无得意的笑。

马勇气得直朝天花板翻白眼儿。马勇常常都斗不过俞晓红,常常都是这样让俞晓红弄得直往天上翻白眼儿。马勇生气且无奈地翻完了他的白眼后恨恨地对俞晓红说:“鞋柜收拾好了你赶紧走啊,我对象还回来哩,我还用房子哩,我说了我可是发育正常的男人,你自觉点啊!”而后他穿好了裤子匆匆出门离去,他还要去追他的赵慧。

赵慧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她就是要等着马勇追上来。在一间卖成人用品的店铺门口,赵慧来来回回慢腾腾地走过了三次,惹得老板以为她想买但又不好意思,忙殷勤地迎出店铺想给她做做思想工作好让她打消顾虑掏钱买货。赵慧瞪了老板一眼,又慢腾腾地磨蹭着接着溜达,直到看见马勇远远地从后面追了上来,才加快脚步快地向前走,仿佛很生气很伤心的样子,这一套女人都用的小把戏,作为妇联干部的赵慧也是会用的。

马勇却不知道这是把戏。男人一般都看不出来这是把戏,所以女人

才频频使用。马勇看见赵慧低头快步向前走,以为她伤心欲绝,要去跳河,或者想不开一头就朝公共汽车撞过去,他忙像有狗在后面撵一样更加飞快地蹿过来,一把攥住了赵慧,气喘吁吁地说:“慧慧,你生这么大的气呀?你走这么快,小心让车撞着!”

赵慧含着醋意神情幽幽地说:“你还来追我干什么?你们俩在一块待着就行了呗。”马勇叫起来:“嗨,你在这儿等着吃醋呢!我向毛主席保证,我现在心中只有你!我——”他像希特勒的党徒一样向天空伸出一只手,郑重地宣誓:“我热爱妇联!”赵慧笑了。马勇的幽默或者说是耍贫嘴又一次成功地把赵慧的幽怨逗得消退了去。赵慧笑着说:“你又贫!”马勇乘机笑着去拉扯赵慧,说:“咱俩先找个上岛咖啡喝点饮料,估计我前妻那阵儿也走了,你跟我再回去吧。”赵慧说:“还回去干吗?”马勇更亲昵地凑近赵慧,赖叽叽地低声笑着:“回去,咱俩接着劳动呗。”赵慧沉下脸来,拒绝道:“不,我不回去。”马勇央求她说:“哎呀,咱俩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你刚把我的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你又不劳动了,你,你,你要让劳动人民急死啊!小慧,你跟我回去吧,啊!”

赵慧断然拒绝,毫无商量的余地:“不,我不去。我以后也再不上你那里去了!”

马勇真的急了:“哎,你怎么说永远都不去我那里了呢?!你真不再去了?!”

赵慧很受伤地说:“马勇,我还去你那里呀?!你前妻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下就开门闯进来了,搞得我都吓死了。我一个妇联领导,这个样子让人看见,我什么形象啊?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工作?去你那儿,我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的,你说,我哪还有那情绪呀!”

马勇不得不承认赵慧说的是事实,但他无可奈何,他不能保证俞晓红不会再随时闯进来把他的赵妇联吓得情绪全无,他只有沉默不语。沉默中,马勇发泄地大喊一声:“啊——”赵慧冷不防被吓了一跳:“你怎么了?!”马勇说:“憋的,喊一嗓子。”而后他重重地喘了一口粗气,沮丧地说:“行了,不勉强你了,你回去上班吧。你说得也对,咱俩又不是驴,即使有人或有其他的驴在旁边看着,也一样能干传宗接代的事儿。你走吧。”

赵慧却不走,她拖延着,脚在地上一下一下地蹭着。

马勇不明白地问:“你怎么不走?是不是走累了?我给你叫个车?”

赵慧说:“不用。”她的脚继续在地上一下一下地蹭着,而且神情慢慢露出羞意来,说:“我是在想,我想……”她抬头看了马勇一眼,脸红了,

说：“我想你那个眼罩挺好玩的。”

马勇顿时明白了，欣喜地说：“噢，你是不是也想——”

赵慧羞涩地去打马勇：“你还说！”

马勇喜笑颜开地说：“不说不说，明白明白，妇联的同志也是人嘛。”

赵慧更加羞臊，更加使劲地捶打马勇，嗔道：“我这都是跟你学坏的！”

马勇重新又斗志昂扬了，兴致勃勃地呵呵笑，但他继而又有些发愁，问赵慧：“那咱去哪儿呢？我那里你不去，去你那里，你儿子又在家。”赵慧娇羞地说：“咱们……咱们去宾馆吧？只要不让人看见就行。”

“好！”马勇像要去杀人似的大喝一声，欢呼雀跃。可他又想了想，脸沉了下来，又说：“不行，上宾馆不行，上宾馆开房间好像显得咱挺不正经的，像要背着人偷偷摸摸去通奸一样，我不喜欢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我也做不痛快，没劲。”赵慧也沮丧地说：“那宾馆也不能去，那……那怎么办呢？”马勇不再嬉闹了，他发泄地长长地大喊一声：“啊……”咬着牙道：“那，今天，就算了吧，就当今天我那儿骨折了，我休息。”赵慧没有笑，她心里也不痛快，她也是被调动了起来却又让闪了，女人若被荡漾了起来却又不能酣畅淋漓，那更是难受，她阴着脸半天都不说话。马勇见状又赶紧劝慰赵慧：“慧慧，你放心，这事儿要不了多久就能彻底解决，俞晓红自己也说了，等她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她就会把东西全部拿走再也不来了，那时候咱俩在屋里就踏踏实实了。我得想办法让她赶紧嫁人。”

赵慧根本不相信，说：“你说让她嫁人她就嫁人啊？”

马勇不说话，他知道现在跟赵慧说什么也没用。他脑子飞快地转着，决心要立刻实施这一计划，无论怎样都要让俞晓红赶紧找对象嫁人。他决心要动用一切手段通过一切途径来完成这一计划。他首先想到晚上要先去找俞晓红的姐姐俞晓梅，他过去的大姨子……

傍晚的时候，俞晓梅正把又一盘炒好的菜端上餐桌，餐桌上有一大盘蒸螃蟹，蟹壳红彤彤的散发着胆固醇的光芒，还有一盆红烧蹄髈，也红彤彤的散发着高血脂的光芒；现在日子富裕了，人们天天都抢劫似的把各种致病的源泉吞下肚去，好像巴不得要早点去世。俞晓梅是一个吃到身体大大发福的中年妇女，她的脸蛋儿跟妹妹俞晓红很相像，都是那种鸭蛋形的俏丽，但身材迥然不同，俞晓红的身材曼妙，周身线条凸凹玲珑有致，而俞晓梅则是一个大梨形。因为体型的大大丰腴和松垮，红颜已不

再,俞晓梅现在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盯紧自己的丈夫杨永德。

马勇在俞晓梅端菜上桌的时候,拎着一个果篮推门进来了,亲热地喊道:“大姐!”

俞晓梅一回头,看见了马勇,立刻露出亲热的笑脸:“哟,马勇啊,少见!”她甩着梨形的身子奔过来,拉马勇坐下,给马勇倒水,又给马勇拿水果,不知怎样招待马勇才好了,俞晓梅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昔日的妹夫。俞晓梅说:“马勇,从你和晓红离婚以后,大姐这儿你就很少来。今儿怎么想到要来了?你快先坐下,坐下!”

马勇坐下,说:“来看看大姐。我姐夫呢?”俞晓梅说:“去西安了。”马勇又随口搭讪地问:“去西安干吗?”俞晓梅说:“去西安找他的二奶了。你姐夫在陕西找了个杨贵妃。”马勇一惊:“真的?!”俞晓梅咧嘴一笑:“假的,单位让他去西安签份合同。”马勇大喘了一口气:“我说嘛,我姐夫要敢找二奶,你还不把他当陕西羊肉泡馍给吃了!”俞晓梅一脸满不在乎地说:“我才欢迎他找二奶哩!你姐夫要真找个二奶,我向人民政府发誓,我要给你姐夫开庆功会哩!省得他一天到晚缠着我,都烦死我了!”她嘴里嚷着烦,神情却是丈夫全然离不开她的暗示。马勇做过俞晓梅多年的妹夫,他知道俞晓梅的这个毛病,就顺着她的意思说:“那没办法,我姐夫他就单喜欢你呗,满天下的女人,他就看你是杨贵妃!”俞晓梅爱听这话儿,喜滋滋地乐,转了话题,说:“马勇,是来找晓红的吧?我让她出去买把香菜,再做个汤,她就快回来了。一会儿你就在这儿吃饭。”

马勇说:“不,我不吃饭,我也不找她,我就是来看看大姐。”他把果篮推到俞晓梅面前。

俞晓梅看看果篮,又看看马勇,没做声,稍停,道:“马勇,跟姐姐你别来虚的,说,什么事?”还没等马勇回答,俞晓梅性急地凑近马勇,万分有兴致的,且眼睛里都迫不及待地闪着光亮,又道:“马勇,你是不是想跟晓红复婚,想让姐姐我当个中间人给你们说合说合?没问题呀,姐给你说去!用不着你给姐买水果!”

马勇见俞晓梅误会了,慌忙摆手,说:“不不!我来,确实是跟婚姻有关,但不是我跟她!”他顿了一下,有些迟疑,毕竟说要给自己的前妻找对象是有点儿尴尬的,不太好启齿。但马勇短暂地停顿了一下之后还是毅然挑明了话题,说:“大姐呀,俞晓红她年龄也不小了,我想她离婚以后,一个人过,也挺难的,是吧?她的婚姻问题,你这个当大姐的,就不说给她考虑考虑?应该考虑一下了嘛!”

俞晓梅眼睛里的光芒更加炽热,望着马勇,说:“考虑了,人也早给她找好了一个。”

马勇一喜,急切地凑近俞晓梅:“真的?!太好了!那人我认识吗?”

俞晓梅说:“认识。”

马勇更加急切地凑近俞晓梅:“谁呀?”

俞晓梅说:“就是你。你能不认识你自个儿吗?”

马勇顿时彻底泄了气,说:“大姐你跟我打什么镲呀!”

俞晓梅认真地说:“我没打镲,我看上的还就是你!当初,你们俩结婚我就觉得合适,现在,我还是看你俩合适!好好的,你说你俩离的什么婚呢!马勇,你别跟姐姐我来虚的,说什么来看我果篮是送给我的,你心里明明还有晓红你别不承认!要不然,你平时从来不登门,你早不来晚不来,今天晓红生日,你带个果篮上家来了?马勇,你心里还有晓红,姐姐我高兴啊!你用不着跟我还藏着掖着的!”

马勇这才想起今天是俞晓红的生日,自从离婚以后,他已经都快彻底忘了,过去每年的这个日子,对马勇来说都相当于共和国开国大典。马勇想这才是阴差阳错呢,怎么还有这么赶巧的事儿!他噎住了,望着果篮,那些熟甜的果实在篮子里姹紫嫣红着,他一时不知向俞晓梅说什么好。

俞晓梅见马勇沉默,以为他默认了,便欣喜地说:“你今天来了就别走了,一会儿晓红来了,你就明说这果篮是你给她买的,你就明说你今天是特地来看她给她过生日的,她肯定高兴!一会儿我走,你们俩在这儿好好聊,今晚你就睡在这儿,晓红那屋里是双人床。你们俩又不是没睡过。”

马勇彻底慌了,站起来,说:“不,不,我不能跟她睡!大姐,你要这样的话,那我走了。”俞晓梅也慌忙拽着马勇,说:“马勇,你别走!你不能走!”马勇竭力挣脱着:“不,我得走!”俞晓梅执拗地拽着马勇,坚决不让他走:“你不能走!姐不让你走!”马勇则使劲挣脱开俞晓梅,坚决要走:“姐,我走了,我真走了,再见啊——”

俞晓梅见拽不住马勇,叫起来:“马勇!俞晓红她不想活了,她想自杀!”

马勇闻言不由惊愣住,站下了,惊愣地望着俞晓梅。

俞晓梅哭了起来,她梨形的胖乎乎的身子哭得抽抽噎噎颤颤悠悠的,她哭着说:“马勇啊,你别看俞晓红表面上嘻嘻哈哈无所谓,其实离婚以后她心里特痛苦,她好几次都给我流露出她觉得活得没劲,她想死!要

不她过个生日,我给她搞这么多菜干啥呀?我这是想宽慰宽慰她!马勇,别说你们还做过好多年的夫妻,就是单位里一般同志关系,人到了这种时候,你不能帮她一把吗?你别走,好好陪陪她,你对她说点儿甜言蜜语什么的,哄她高兴,让她开心,这不是你的强项吗,过去你不是常把她哄得眉开眼笑的吗?”

马勇不说话了,也不再坚持要马上走了,他觉得俞晓红果然是都要想自杀了的话,那他留下来安慰安慰她也是应该的,俞晓梅说的也没错。马勇决定可以留下来一会儿陪陪俞晓红,必要时也可以甜腻一些,哄女人嘛,当然觉是不能再睡的。但马勇又为难地说:“大姐,我们已经离婚了,再说那种甜言蜜语,我,我说不出来呀!”

俞晓梅不哭了,把桌上的一瓶红酒推到马勇面前,果断地说:“你喝酒!一喝酒你就什么都敢说了就什么都敢做了。酒壮人胆!”

马勇则望着那酒更为难地说:“大姐,你知道我不能喝酒的。我从来不喝酒。一喝酒我就控制不住,你知道我——”他对俞晓梅苦笑一声,说:“我的革命意志是很薄弱的呀大姐!”

俞晓梅斩钉截铁地说:“要的就是你革命意志薄弱!你控制什么呀?在街上看见漂亮的小姑娘,那你是得要控制,不控制你犯法。可俞晓红是谁?那是你媳妇儿!一会儿你喝了酒,你来劲儿了,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呗!你该下手你下手啊!这又不是迎接外宾你跟谁客气啊?你下手!”

“不行不行不行!”马勇又彻底慌乱了,像得了脑血栓后遗症似的连连摆手,“大姐,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这,这,这不合适!”

俞晓梅不由分说地去开启那瓶酒,同时说:“现在不是夫妻,一会儿你们一拍即合干点儿什么事儿,那就又是了!什么不合适那就全部又都合了!我看我也别在这儿了,反正菜都烧好了,我现在就走,给你们腾地方。一会儿晓红回来了,马勇你好好待她啊,你多说点甜言蜜语哄哄她,你就说你爱她,你还想着她,你就当救人一命吧!你喝酒,喝酒!”她将红酒倒满一大酒杯,硬塞给马勇,而后真的就出门离去了。

马勇无奈地捧着一大杯酒,只好坐着,等着俞晓红。

俞晓梅走出家门,却没有走多远,她家门前有一片小树林,早晨和傍晚,小区的居民都来这儿晨练和休憩,算是小区里一个自然的活动中心。俞晓梅就来到小树林,坐在一条石凳上,她要在这儿等俞晓红。她已经成功地稳住和说服了马勇,她还要在俞晓红买香菜回家之前先在这儿截住她,不管是骗还是哄,也要再把妹妹说服了,同意回家去和马勇破镜重